

识

海

不
识

丁

酥
油
饼
◎
著

(上)



识



不
识

丁

(上)



郝涌骥 著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识汝不识丁: 全3册 / 酥油饼著. — 北京: 世界知识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012-5317-3

I. ①识… II. ①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36151号

识汝不识丁 (上)

Shiru Bushiding (Shang)

作 者 酥油饼

责任编辑 余 岚 刘 喆

责任出版 赵 玥

责任校对 张 琨

出品人/监制 赵 雷

总 策 划 码 码 李姣姣

装 帧 设 计 A s h 西 少

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 址 邮 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(100010)

网 址 www.ishizhi.cn

销售电话 010-65265923 010-57735442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印 张 880 × 1230毫米 1/32 6½印张

字 数 178千字

版 次 印 次 2016年11月第一版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012-5317-3

定 价 79.00元 (全3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有任何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厂调换, 联系电话010-57735449

目
录

第一章	新官上任	001
第二章	名师高徒	071
第三章	一女二嫁	143

第一章

新官上任

“翻过这座山，就是谈阳县了。”老陶缩着肩膀，低头剥着橘子，状若漫不经心地说。

陶墨忍不住掀起帘布。

冬日里的寒风立时呼呼刮进来，外面银装素裹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正赶车的郝果子回头道：“少爷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陶墨被冻得打了个哆嗦，连忙将帘子放下。

老陶把剥好的橘子递给他。

橘子放得久了，有些干巴巴的，吃到嘴里倒是甘甜。陶墨连吃了几瓣，才将剩下的塞进老陶手里。

老陶也不客气，一口吃了个干净。

陶墨下意识去摸怀里的香巾擦嘴，但手刚伸进怀里，就想起那条香巾之前被自己丢进炉子里烧了，心里不禁有些惋惜。那段荒唐岁月匆匆而过，只得这块香巾作纪念，没想到最终还是没剩下。

“少爷，冷吗？”

老陶将暖炉往前挪了挪。

“不冷。”陶墨心情憋闷，坐了会儿，沉不住气问，“听说谈阳县富户多，怕是不好相与。”

老陶道：“人善被人欺。少爷若是怕他们，他们自然会欺到头上来。”

“我怎么会怕他们？”陶墨音量微微提高，“我是一定要做好官的！”

老陶昏昏欲睡的眼皮下终于绽放出几丝光彩来，道：“少爷一定能的。”

陶墨似乎已经看到自己变成“陶青天”受夹道百姓相迎的景象，顿觉前途一片光亮。

车厢忽地一晃。

陶墨后脑勺猛然撞上车壁，身体半仰着栽进车厢角落。

由于老陶与他对坐，情况稍好，在关键时刻两只手撑住车壁，不似他这般狼狈。

郝果子掀起帘布，探头进来，哭丧着脸道：“车轮坏了。”

风刮得凌厉。

陶墨使劲缩脖子，想将头缩进领子里去。

“幸好离谈阳县也不远了，我们走去就是。”老陶对郝果子道，“将马解下来驼行李。这车等少爷进了县衙，再派人来取吧。”

陶墨只好从车里下来。

郝果子道：“不知上一任的县老爷走了没有。若是没走，我们怕是没地方住。”

老陶道：“我打听过了。上一任县老爷是病逝的，家人早将他收殮回乡了。”

郝果子嘟哝道：“这下更糟，连个提醒的都没了。”

老陶道：“着什么急？县老爷不在，县丞、主簿和典史总在的。或许还有师爷，这些人都比县老爷要通晓世故得多。”

郝果子这才不说话了，利落地将行李卸下，捆到马上。

陶墨站在道边，身体不停地哆嗦着。

老陶将暖炉取出，让他提着，道：“多少暖和点。”

陶墨勉强从袖子里伸出两根手指，捏住。

一行三人和一匹马重新上路。

冰雪微融，脚下最是湿滑。

郝果子连摔了三跤才总算摸出门道。

陶墨原本也要摔，但每每被老陶扶住。莫看老陶年迈，却是三人之中步伐最稳健的那个。

这般磨磨蹭蹭，竟也赶在关门之前进城。

在无人山林走久了，突然听到嘈杂鼎沸的人声，三人都生出恍然如梦的错觉。

郝果子擦了擦眼角道：“以后这里就是家了。”

老陶道：“未必就是一辈子。”

郝果子瞪大眼睛道：“你说少爷会被罢官？”

“呸。”老陶连忙吐了口唾沫在地上，伸手一拍他的脑袋，不悦道：“不能是升官吗？”

郝果子干笑着牵马往前溜。

陶墨和老陶远远地跟在他身后。

或许是有了人气，陶墨觉得昏昏沉沉的脑袋终于清醒了些。

郝果子顺着东大街，一路寻到县衙门口，叩门递帖子。

等陶墨到时，里面的人已经迎了出来。

“官文说老爷要过了正月才到，没想到年前就到了，真是有失远迎。”那人见陶墨好奇地看着他，自我介绍道，“我是原张县太爷的刑名师爷，敝姓金，老爷称我金师爷便是。”

陶墨老老实地唤了一声：“金师爷。”

金师爷目光如炬，在三人中间晃了一圈，落在老陶身上。

老陶道：“小人是跟东家来守门的。”

他说得谦虚，但金师爷却看得出这三个人中，就属这个最难缠，当下哈哈一笑道：“老爷千里赴任，理当进屋再谈。请。”

老陶见他口中说得客气，眉目神情却全然不将陶墨当一回事，不禁暗暗皱眉。

进得二堂，金师爷突然留步，将陶墨引到上座，自己在下首陪坐。

陶墨疑惑地看向老陶。

老陶道：“少爷行了一天路，正是疲乏。师爷为何不引至内堂？”

金师爷惊得弹起来，连拍额头道：“我真是糊涂了。不过上一任张大人临终之时，一直为自己未能与新上任的县老爷完成交接官印而耿耿于怀，所以老爷若是能支持，还请出示上任文书，也好让我将官印交接与大人，卸了身上重责。”

他夹枪带棍，分明不给人余地。

陶墨只好取出上任文书给他，又跟进书房，接过官印。强撑到此刻，他已有些支，身上一阵阵发冷，牙齿咯咯地哆嗦着。他怕老陶和郝果子担心，只好退到一边，暗自忍耐。

老陶见金师爷转身要走，连忙唤道：“金师爷，何去？”

金师爷笑道：“我东家是张大人，如今张大人故去，所托之事完成，自然再无留下之理。”

老陶道：“金师爷何出此言？我家少爷新上任，正是用人之际。”

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”金师爷看着陶墨，嘿嘿笑道，“新老爷五千两捐了个县官当，可见财大气粗，不愁奔投之士不纷至沓来，哪里还用得上我？”

以我之见，在谈阳县地界，找个告状的不易，找个讼师或师爷，却是再简单没有的。”

老陶还待再劝，那金师爷却甩袖走了。

郝果子抱怨道：“这人好大的脾气。”

老陶看向陶墨，似在责怪他当时不发一言，却见他双唇发紫，眼神涣散，这才吃了一惊，伸手去摸他的额头，竟是滚烫，忙对郝果子道：“去，快去请大夫！”

郝果子答应一声，连忙朝外跑去。

老陶扶着陶墨进了内屋。

他们带的行李不多，又在半路丢了些，留到最后的都是些贵重之物，值钱却不防寒。

老陶翻箱倒柜地找上一任县老爷留下的旧物，竟真的找出两床被子来。他连忙铺上，让陶墨躺下，将暖炉重新点起，放到床边，又亲自去烧水。

等他烧水回来，还不见郝果子踪影，想是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寻不到地头。

他又想到陶墨素来最怕冷，以往冬天总是蜷缩在被窝里不肯出来，这次为了及早适应，却赶在寒冬腊月提前赴任，心中不禁又是欣慰又是难过。

他端着热水走到屋里，就听床上陶墨正迷迷糊糊地唤着人。

走得近了，才听他喊得是“爹”。

门外传来脚步声。

郝果子领着大夫进门。

老陶退到一边，等大夫诊脉开方后，将他叮嘱的注意事项，在心中一一记下。

等一切忙定，天色已经暗淡下来。

由于前任县太爷夫人走时将县衙大多数的仆役都带走了，只剩下两个看门的，所以老陶只能先让郝果子在外面买点吃食回来对付一晚。不过明天起来，要忙的事情可太多了。

陶墨出了一夜的汗，翌日起床觉得身体还有些虚，但精神不错，便起身披衣出门。

郝果子正端着热水过来，见他起床吃了一惊道：“少爷，你怎的起来了？”

“饿了。”

陶墨转身进屋，慢吞吞地洗漱。

郝果子道：“我今早买了柴米，正熬着粥呢。”

“白粥不好喝。”陶墨下意识道。

郝果子眯着眼睛笑道：“我一会儿去城里酒家找好吃的下酒菜。”

陶墨脸色一变，半晌才低声道：“白粥也可将就了。”

郝果子小声道：“我不让老陶知道。”

陶墨摇摇头。

郝果子叹了口气，端起盆，低头出去了。

陶墨在屋里转了圈，始终坐不住，正好外头传来人声，便开门朝二堂走去。

县衙不大，分三堂。一堂审案，二堂会客，三堂内宅。

二堂此时来的正是客人。

那人见到陶墨，眼睛一亮，道：“可是陶大人？”

陶墨点头。

“小人是本县典史，崔炯。”他眼睛对着陶墨上下一扫，笑道，“原本昨夜就想着来请安，但金师爷说大人旅途劳累似有不适，只好改至今晨。大人

不怪罪吧？”

陶墨看了看外头，道：“你是自己进来的？”

崔炯一愣。

陶墨道：“怎的没人通报？”

崔炯冷汗霎时就淌下来了。

从上任县官张经远缠绵病榻，将县衙事务交与他全权处理那时起，他便习惯于进进出出县衙如履本家后院，哪里想到什么通禀？今早来得匆忙，一时竟忘了这茬，连门房也未曾想起。这下可好，恰恰给新官抓了个现行！

他低着头，脑中闪过千思万绪，最终单膝跪地道：“大人教训得是，是属下逾越了。”

陶墨怔了怔，正要问为何下跪，就见老陶带着几个人从外头进来，当下唤道：“老陶，你一大早做什么去了？”

崔炯见他将自已晾在这里不闻不问，却关心自家下人，心里顿时不大舒服起来。

他在谈阳县的资历可比历任县官都要久，是本地真正的地头蛇。哪个县官新上任不是对他笼络巴结，唯恐他在下面捣乱让他们坐不稳位子。偏偏这回来了个刺头，新官上任就给他个下马威立威。好，既然你做初一，就休怪我做十五！

他已经开始盘算一会儿怎么还以颜色。

老陶进堂内，见一人跪地，不由吃惊道：“这是谁？”

陶墨道：“本县典史，崔炯。”

崔炯脸皮有些红。

做典史这么久，他还是头一回跪在地上受人参观。

老陶诧异道：“怎的跪在地上？”

陶墨老老实实在地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。”

崔炯心里冷冷一哼。

老陶知道内里定有缘故，却不好当面问，只好道：“还不扶崔典史起来。”

陶墨弯腰去扶，手刚沾到衣袖，崔炯就自己站起来了。

陶墨指着老陶带来的人，问道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“新来的家仆。”老陶道，“衙门也需人打扫门面。”

崔炯早早来此，原本就是打算揽下这件活的，不过现在乐得让他们自己去忙活。

陶墨愁道：“这么多？”

老陶道：“不能再少了。”

陶墨叹气道：“还不知道我几时能领俸禄。”

说到俸禄，崔炯心头有一把火。按惯例，朝廷每年都会发放炭银，等同过年红包。但今年由于张经远过世，陶墨又未到上任之期，这笔银子竟然毫无动静。他问过邻县的典史，说是他们那里早几天就发下来了。可见炭银不是没了，而是去了别人家的钱袋。

老陶将仆役带下去，留下陶墨和崔炯两人在堂中面面相觑。

半晌。

陶墨率先开口道：“吃了吗？”

崔炯道：“吃了。”

陶墨叹息道：“我还没。不如一起吃吧。”

崔炯嘴角一抽，道：“我吃了。”

陶墨道：“午饭呢？”

“……”崔炯道，“还不曾。”

“一起吃吧。”

吃的是白粥配咸菜。

崔炯慢吞吞地喝着，来时吃的豆浆油条在腹里东跑西跑地腾地儿。

陶墨倒是津津有味。

“少爷，好吃吗？”郝果子从外面探头进来。

陶墨道：“问崔典史。”

崔炯吃得腹胀，好不容易歇口气，连声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
郝果子满意地掩上窗。

崔炯道：“适才这位是……”

“我家小厮。”陶墨道。

崔炯道：“大人一定出自书香门第，诗礼传家。”

陶墨道：“你是说字画吗？”

崔炯道：“哦？大人会字画？”

陶墨道：“都不会。”

“大人谦虚了。”崔炯自然知道他这个官是买来的，但既然对方给了个下马威，就不要怪他戳痛脚了。

陶墨道：“古人那么多名言里，我只记得一句。”

“哪句？”

“百无一用是书生。”

崔炯大为赞同。

他是武夫出身，因考不中武举，才辗转托人弄了个典史当当。同样是捐纳，他觉得自己还是有几分真材实料的，所以平日里也看不惯那些成天之乎者也，自以为清高的文人。尤其是，谈阳县这个地方什么都不多，文人最多，而且一个个都是嘴皮比刀子还快的文人。

陶墨见他骤然安静下来，不禁问道：“有何不妥？”

崔炯信口敷衍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想起一桩案子来。”

“案子？”陶墨精神一振，“什么案子？”

崔炯本来是瞎扯，哪里是想到什么案子，被他这么一问，倒不好不答，想了想道：“是几年前的案子，一个妇人与通奸，杀死了自己的丈夫。”

陶墨疑惑道：“怎的平白想起这桩案子来？”

崔炯道：“那妇人的丈夫是屠户，奸夫是本地秀才，案发之后，秀才几位好友替他打了这场官司，最后竟然只判了那个妇人，让那秀才逍遥法外。”

陶墨皱眉道：“那秀才莫不是不知情？”

“区区一个妇人，焉能徒手杀死一名屠户？分明是狡辩脱罪。”崔炯冷哼道，“那些讼师自以为读过几年书，辩才无碍，便横行无忌，视公堂为游戏之地，凭三寸不烂之舌颠倒是非黑白，欺蒙无知百姓，实在可恨！”

陶墨听他讲得义愤填膺，自己却是一头雾水：“你说的是谁？”

崔炯讪讪收口：“大人在谈阳县多待几日便知了。”他仰面将白粥喝下，随口找了个理由，不等陶墨挽留便匆匆告辞。

他走后，老陶敲门进来。

“少爷，我打听过了。本县的县丞、主簿都是空缺，暂时由典史兼职。”老陶看了眼桌上的空碗，道，“只是他为何在少爷面前跪下了。”

“我也不知。”陶墨将见到崔炯以后的事情一一道来。

老陶边听边皱眉道：“恐怕他是误会了。”

“误会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他摆摆手，说道，“他倒不是紧要的，这里最紧要的是他口中的讼师。”

“讼师？”

老陶道：“不错。当年天下最有名的两位讼师，林正庸和一锤先生都在谈阳县下的垂钓乡归隐。”

陶墨眼睛一亮。

老陶摇头道：“少爷莫忘记老爷临终前的嘱咐。你若是能当个人人称颂的好官，便是对老爷在天之灵最好的报答。”

陶墨眸光微黯。

“那两位名讼师归隐之后，引得无数讼师前来拜师。久而久之，这里就成了天下最大的讼师聚集地。”老陶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大皱起眉。怪不得陶墨没有走任何人的门路，居然也分到了这样一个富庶县，原来是人人不敢碰的烫手山芋。

陶墨道：“所以，这些讼师与官府作对？”

“倒也不可一概而论。”老陶顿了顿道，“好讼师自然和好官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。”

陶墨展眉道：“不错。如此说来，他们能在谈阳县，乃是谈阳县之福。”

老陶张了张嘴，终究没忍心打击他的满腔热情。

虽说好讼师和好官是一条线上的，但在陶墨成为真正受人尊敬和承认的好官之前，恐怕不但好讼师不会与他一道，心怀邪念的讼师更会处处打压他。

据闻张经远之所以短寿，与长期抑郁不无关系。

他叹了口气。

事已至此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
老陶将陶墨介绍给新来的仆役，又让郝果子安排他们的日常事宜，便带陶墨出门转悠。

作为县官，必须要熟悉自己下辖的一草一木。

两人先是熟悉街道，顺着东西主道来回走了一遍。

等走完，天色已然全暗。

老陶见陶墨脸色发白，记起他刚刚病愈，暗责自己过于激进，便道：“不如我们先找一处茶楼吃完饭再回去。”

陶墨正是腹饥如擂鼓，哪有不应之理。

两人便就近找了一家门面红火的茶楼。

一进门，就听一个大嗓门的伙计站在堂中吆喝道：“要知新官何模样，三个铜板任端详！”

陶墨身体一抖，不知是冷是惊。

有人质疑道：“那官不是要年后才到吗？你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
伙计道：“新官昨日就入住县衙了。他的管家今日还找牙婆买人进府呢。”

那人释然：“原来画是这样得来的。”

老陶面无表情地领着陶墨寻了个空桌坐下。

正是茶楼最热闹的时候，两人只得了个靠楼梯的位置，离那吆喝的伙计倒是挺近。

陶墨忍不住探头去看，却被老陶拉住，只得讪讪罢了。

三个铜板的生意竟然真有人光顾。

一个声音叫道：“来，让大爷我瞅瞅，是胖是瘦，是高是矮。”

隐隐有展开画卷声。

“哈！”那个声音大笑道，“一只病鸡！”

伙计道：“听说那县官刚进县城就病了，说不定还挨不到上堂哩。”

那个声音道：“这敢情好。耳根子清静！省得每一任上来都要装模作样的折腾，他们不嫌累，我还嫌老套。”

伙计道：“卢公子说笑了。您的戏法有哪次是重了的？”

这句马屁显然拍得那人极舒服，那人嘿嘿笑了两声，从人群中挤了出来。

陶墨侧头去看。只见那人疏眉朗目，竟是个清秀书生。

那书生似乎也察觉到有人在看，顺势看来。

陶墨急忙回头。

老陶微躬的后背突然伸直。

一柄扇子敲在桌面上，那书生的笑声近在咫尺。“哟，没想到三个铜板不仅能看到画，竟然还能看到本尊。”他说着，突然揖礼道，“学生卢镇学见过县老爷。”

他声音洪亮又引人注目，当下引起一片惊疑声。

陶墨无奈何，只得站起来道：“免礼。”

四周声音渐渐静下来，目光都凝聚在二人身上。

陶墨不由尴尬，不知他想要做什么。

卢镇学含笑说：“不知大人是否介意与我同桌？”

陶墨看向老陶。

老陶早已经站起来。

作为下仆，自然不宜与主人同桌。

陶墨道：“那便坐吧。”

卢镇学听他说得不情愿，心中冷冷一哼，暗道：你此刻不屑与我同桌，只怕来日想请我也请不到！

陶墨道：“你要吃些什么？”

卢镇学微愕，随口道：“一壶龙井。”

陶墨点头，对那等在一旁的伙计道：“两个素菜两碗饭，一壶龙井。”

卢镇学等伙计走后，才道：“大人还未用膳？”

陶墨摇头。

“为何不去仙味楼，反倒来茗翠居？那仙味楼才是正经吃饭的地方，茗翠居的茶虽然好，菜却不怎么样。”卢镇学道。

陶墨道：“我头一次来，不熟。”

他见老陶还站着，便道：“一起坐下吧。”

老陶这才道：“谢少爷。”但始终不敢全坐，屁股只稍稍沾了板凳一小块的地方。